資治通鑑/卷16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六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六十八 陳紀二

► 卷一百六十九

起上章執徐，盡玄黓敦牂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68卷
卷第一百六十八

【陳紀二】 起上章執徐，盡玄黓敦牂，凡三年。

世祖文皇帝上天嘉元年（庚辰，公元五六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丑朔，大赦，改元。

齊大赦，改元乾明。

辛酉，上祀南郊。齊高陽王湜，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，常在左右，執杖以撻諸王，太皇太后深銜之。及顯祖殂，湜有罪，太皇太后杖之百餘；癸亥，卒。

辛未，上祀北郊。

齊主自晉陽還至鄴。

二月，乙未，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，據郡應王琳，涇令賀當遷討平之。

王琳至柵口，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，相持百餘日。東關春水稍長，舟艦得通，琳引合肥漅湖之眾，舳艫相次而下，軍勢甚盛。瑱進軍虎檻洲，琳亦出船列於江西，隔洲而泊。明日，合戰，琳軍少卻，退保西岸。及夕，東北風大起，吹其舟艦並壞，沒於沙中。浪大，不得還浦。及旦，風靜，琳入浦治船，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。周人聞琳東下，遣都督荊、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，孫瑒嬰城自守。琳聞之，恐其眾潰，乃帥舟師東下，去蕪湖十里而泊，擊柝聞於陳軍。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，行台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，屯蕪湖西岸，為之聲勢。

丙申，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。時西南風急，琳自謂得天助，引兵直趣建康。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，西南風翻為瑱用。琳擲火炬以燒陳船，皆反燒其船。瑱發拍以擊琳艦，又以牛皮冒蒙沖小船以觸其艦，並熔鐵灑之。琳軍大敗，軍士溺死者什二三，餘皆棄船登岸走，為陳軍所殺殆盡。齊步騎在西岸者，自相蹂踐，並陷於蘆荻泥淖中；騎皆棄馬脫走，得免者什二三。擒劉伯球、慕容子會，斬獲萬計，盡收梁、齊軍資器械。琳乘舴艋冒陳走，至湓城，欲收合離散，眾無附者，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。

先是，琳使侍中袁泌、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；及敗，左右皆散。泌以輕舟送莊達於齊境，拜辭而還，遂來降；仲威奉莊奔齊。泌，昂之子也。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。

齊葬文宣皇帝於武寧陵，廟號高祖，後改曰顯祖。

戊戌，詔：「衣冠士族、將帥戰兵陷在王琳黨中者，皆赦之，隨材銓敘。」

己亥，齊以常山王演為太師、錄尚書事，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、並省錄尚書事，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，趙郡王睿為尚書左僕射。

詔：「諸元良口配沒入官及賜人者並縱遣。」

乙巳，以太尉侯瑱都督湘、巴等五州諸軍事，鎮湓城。

齊顯祖之喪，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，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；太子即位，乃就朝列。以

天子諒陰，詔演居東館，欲奏之事，皆先咨決。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，恐不利於嗣主，心忌之。居頃之，演出歸第，自是詔敕多不關預。

或謂演曰：「鷙鳥離巢，必有探卵之患。今日王何宜屢出？」中山太守陽休之詣演，演不見。休之謂王友王晞曰：「昔周公朝讀百篇書，夕見七十士，猶恐不足。錄王何所嫌疑，乃爾拒絕賓客！」

先是，顯祖之世，群臣人不自保。及濟南王立，演謂王晞曰：「一人垂拱，吾曹亦保優閒。」因言：「朝廷寬仁，真守文良主。」晞曰：「先帝時，東宮委一胡人傅之。今春秋尚富，騶覽萬機，殿下宜朝夕先後，親承音旨。而使他姓出納詔命，大權必有所歸，殿下雖欲守藩，其可得邪！借令得遂沖退，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？」演默然久之，曰：「何以處我？」晞曰：「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，然後復子明辟，惟殿下慮之！」演曰：「我何敢自比周公！」晞曰：「殿下今日地望，欲不為周公，得邪？」演不應。顯祖常使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，故晞言及之。

齊主將發晉陽，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；執政欲使常山王從帝之鄴，留長廣王鎮晉陽；既而又疑之，乃敕二王俱從至鄴。外朝聞之，莫不駭愕。又敕以王晞為并州長史。演既行，晞出郊送之。演恐有覘察，命晞還城，執晞手曰：「努力自慎！」因躍馬而出。

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，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，陰備非常；至鄴數日，歸彥乃知之，由是怨愔。

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，道元之子也，尚帝姑東平公主，每曰：「若不誅二王，少主無自安之理。」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，使歸政皇太后。

又自天保八年已來，爵賞多濫，楊愔欲加澄汰，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，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。由是嬖寵失職之徒，盡歸心二叔。平秦王歸彥初與楊、燕同心，既而中變，盡以疏忌之跡告二王。

侍中宋欽道，弁之孫也，顯祖使在東宮，教太子以吏事。欽道面奏帝，稱「二叔威權既重，宜速去之。」帝不許，曰：「可與令公共詳其事。」

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，以帝慈仁，恐不可所奏，乃通啟皇太后，具述安危。宮人李昌儀，即高仲密之妻也，李太后以其同姓，甚相暱愛，以啟示之；昌儀密啟太皇太后。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，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，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。二王既拜職，乙巳，於尚書省大會百僚。愔等將赴之，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曰：「事未可量，不宜輕脫。」愔曰：「吾等至誠體國，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！」

長廣王湛，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，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：「行酒至愔等，我各勸雙杯，彼必致辭。我一曰『執酒』，二曰『執酒』，三曰『何不執』，爾輩即執之！」及宴，如之，愔大言曰：「諸王反逆，欲殺忠良邪？尊天子，削諸侯，赤心奉國，何罪之有！」常山王演欲緩之。湛曰：「不可。」於是拳杖亂毆，愔及天和、欽道皆頭面血流，各十人持之。燕子獻多力，頭又少發，狼狽排眾走出門，斛律光逐而擒之。子獻歎曰：「丈夫為計遲，遂至於此！」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頤於尚藥局。頤曰：「不用智者言至此，豈非命也！」

二王與平秦王歸彥、賀拔仁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，見都督叱利騷，招之，不進，使騎殺之。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刃呵演，演使歸彥諭之，休寧厲聲不從。歸彥久為領軍，素為軍士所服，皆弛仗，休寧方歎息而罷。演入，至昭陽殿，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。帝與太皇太后並出，太皇太后坐殿上，皇太后及帝側立。演以磚叩頭，進言曰：「臣與陛下骨肉至親，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，威福自己，自王公已下皆重足屏氣；共相脣齒，以成亂階，若不早圖，必為宗社之害。臣與湛為國事重，賀拔仁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，共執遵彥等入宮，未敢刑戮。專輒之罪，誠當萬死。」

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餘人，皆被甲待詔。武衛娥永樂，武力絕倫，素為顯祖所厚，叩刀仰視，帝不睨之。帝素吃訥，倉猝不知所言。太皇太后令卻仗，不退；又厲聲曰：「奴輩即今頭落！」乃退。永樂內刀而泣。

太皇太后因問：「楊郎何在？」賀拔仁曰：「一眼已出。」太皇太后愴然曰：「楊郎何所能為，留使豈不佳邪！」乃讓帝曰：「此等懷逆，欲殺我二子，次將及我，爾何為縱之！」帝猶不能言。太皇太后怒且悲，曰：「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！」太后拜謝。太皇太后又為太后誓言：「演無異志，但欲去逼而已。」演叩頭不止。太后謂帝：「何不安慰爾叔！」帝乃曰：「天子亦不敢為叔惜，況此漢輩！但丐兒命，兒自下殿去，此屬任叔父處分。」遂皆斬之。

長廣王湛以鄭頤昔嘗讒己，先拔其舌，截其手而殺之。演令平秦王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，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閣，斬娥永樂於園。

太皇太后臨愔喪，哭曰：「楊郎忠而獲罪。」以御金為之一眼，親內之，曰：「以表我意。」演亦悔殺之。於是下詔罪狀愔等，且曰：「罪止一身，家屬不問。」頃之，復簿錄五家；王晞固諫，乃各沒一房，孩幼盡死，兄弟皆除名。

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。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：「將涉千里，殺騏驎而策蹇驢，可悲之甚也！」

戊申，演為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，湛為太傅、京畿大都督，段韶為大將軍，平陽王淹為太尉，平秦王歸彥為司徒，彭城王浟為尚書令。

江陵之陷也，長城世子昌及中書侍郎頊皆沒於長安。高祖即位，屢請之於周，周人許而不遣。高祖殂，周人乃遣昌還，以王琳之難，居於安陸。琳敗，昌發安陸，將濟江，致書於上，辭甚不遜。上不懌，召侯安都從容謂曰：「太子將至，須別求一籓為歸老之地。」安都曰：「自古豈有被代天子！臣愚，不敢奉詔。」因請自迎昌。於是群臣上表，請加昌爵命。庚戌，以昌為驃騎將軍、湘州牧，封衡陽王。

齊大丞相演如晉陽，既至，謂王晞曰：「不用卿言，幾至傾覆。今君側雖清，終當何以處我？」晞曰：「殿下往時位地，猶可以名教出處；今日事勢，遂關天時，非復人理所及。」演奏趙郡王睿為左長史，王晞為司馬。三月，甲寅，詔：「軍國之政，皆申晉陽，稟大丞相規算。」

周軍初至，郢州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，所失軍民三千餘口。周人起土山、長梯，晝夜攻之，因風縱火，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。孫瑒兵不滿千人，身自撫循，行酒賦食，士卒皆為之死戰。周人不能克，乃授瑒柱國、郢州刺史，封萬戶郡公；瑒偽許以緩之，而潛修戰守之備，一朝而具，乃復拒守。既而周人聞王琳敗，陳兵將至，乃解圍去。瑒集將佐謂之曰：「吾與王公同獎梁室，勤亦至矣。今時事如此，豈非天乎！」遂遣使奉表，舉中流之地來降。

王琳之東下也，帝征南川兵，江州刺史周迪、高州刺史黃法□帥舟師斜赴之。熊曇朗據城列艦，塞其中路，迪等與周敷共圍之。琳敗，曇朗部眾離心，迪攻拔其城，虜男女萬

餘口。曇朗走入村中，村民斬之；丁巳，傳首建康，盡滅其族。

齊軍先守魯山，戊午，棄城走，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。

甲寅，置武州、沅州，以右衛將軍吳明徹為武州刺史，以孫瑒為湘州刺史。瑒懷不自安，固請入朝，征為中領軍；未拜，除吳郡太守。

壬申，齊封世宗之子孝珩為廣寧王，長恭為蘭陵王。

甲戌，衡陽獻王昌入境，詔主書、舍人緣道迎候；丙子，濟江，中流，隕之，使以溺告。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。

初，高祖遣滎陽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，梁世祖以喜為侍郎，沒於長安，與昌俱還，因進和親之策。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。

夏，四月，丁亥，立皇子伯信為衡陽王，奉獻王祀。

周世宗明敏有識量，晉公護憚之，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置毒於糖食追而進之。帝頗覺之，庚子，大漸，口授遺詔五百餘言，且曰：「朕子年幼，未堪當國。魯公，朕之介弟，寬仁大度，海內共聞；能弘我周家，必此子也。」辛丑，殂。

魯公幼有器質，特為世宗所親愛，朝廷大事，多與之參議；性深沉，有遠識，非因顧問，終不輒言。世宗每歎曰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壬寅，魯公即皇帝位，大赦。

五月，壬子，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。

侯安都父文捍為始興內史，卒官。上迎其母還建康，母固求停鄉里。乙卯，為置東衡州，以安都從弟曉為刺史；安都子秘，才九歲，上以為始興內史，並令在鄉侍養。

六月，壬辰，詔葬梁元帝於江寧，車旗禮章，悉用梁典。

齊人收永安、上黨二王遺骨，葬之。敕上黨王妃李氏還第。馮文洛尚以故意，修飾詣之。妃盛列左右，立文洛於階下，數之曰：「遭難流離，以至大辱，志操寡薄，不能自盡。

幸蒙恩詔，得反籓闈，汝何物奴，猶欲見侮！」杖之一百，血流灑地。

秋，七月，丙辰，封皇子伯山為鄱陽王。

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，恐不允武將之意，每夜載入，晝則不與語。嘗進晞密室，謂曰：「比王侯諸貴，每見敦迫，言我違天不祥，恐當或有變起。吾欲以法繩之，何如？」晞曰：「朝廷比者疏遠親戚，殿下倉猝所行，非復人臣之事。芒刺在背，上下相疑，何由可久！殿下雖欲謙退，秕糠神器，實恐違上玄之意，墜先帝之基。」演曰：「卿何敢發此言，須致卿於法！」秕曰：「天時人事，皆無異謀，是以敢冒犯斧鉞，抑亦神明所贊耳。」演曰：「拯難匡時，方俟聖哲，吾何敢私議！幸勿多言！」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，握晞手，使之勸進。晞以杳言告演，演曰：「若內外鹹有此意，趙彥深朝夕左右，何故初無一言？」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，彥深曰：「我比亦驚此聲論，每欲陳聞，則口噤心悸。弟既發端，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。」因共勸演。

演遂言於太皇太后。趙道德曰：「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，而欲骨肉相奪，不畏後世謂之篡邪？」太皇太后曰：「道德之言是也。」未幾，演又啟云：「天下人心未定，恐奄忽變生，須早定名位。」太皇太后乃從之。

八月，壬午，太皇太后下令，廢齊主為濟南王，出居別宮，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，且戒之曰：「勿令濟南有他也！」

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，大赦，改元皇建。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；皇太后稱文宣皇后，宮曰昭信。

乙酉，詔紹封功臣，禮賜耆老，延訪直言，褒賞死事，追贈名德。

帝謂王晞曰：「卿何為自同外客，略不可見？自今假非局司，但有所懷，隨宜作一牒，俟少隙，即徑進也。」因敕晞與尚書陽休之、鴻臚卿崔晞等三人，每日職務罷，並入東廊，共舉錄歷代禮樂、職官及田市、徵稅，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，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，或道德高俊，久在沉淪，或巧言眩俗，妖邪害政者，悉令詳思，以漸條奏。朝晡給御食，畢景聽還。

帝識度沉敏，少居台閣，明習吏事，即位，尤自勤勵，大革顯祖之弊，時人服其明而譏

其細。嘗問舍人裴澤，在外議論得失。澤率爾對曰：「陛下陪明至公，自可遠侔古昔；而有識之士，鹹言傷細，帝王之度，頗為未弘。」帝笑曰：「誠如卿言。朕初臨萬機，慮不周悉，故致爾耳。此事安可久行，恐後又嫌疏漏。」澤由是被寵遇。

庫狄顯安侍坐，帝曰：「顯安，我姑之子；今序家人禮，除君臣之敬，可言我之不逮。」顯安曰：「陛下多妄言。」帝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，常以為非；今自行之，非妄言邪？」帝握其手謝之。又使直言，對曰：「陛下太細，天子乃更似吏。」帝曰：「朕甚知之。然無法日久，將整之以至無為耳。」又問王晞，晞曰：「顯安言是也。」顯安，干之子也。群臣進言，帝皆從容受納。

性至孝，太后不豫，帝行不能正履，容色貶悴，衣不解帶殆將四旬。太后疾小增，即寢伏閤外，食飲藥物，皆手親之。太后嘗心痛不自堪，帝立侍帷前，以爪掐掌代痛，血流出袖。友愛諸弟，無君臣之隔。

戊子，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，平陽王淹為太傅，彭城王浟為大司馬。

周軍司馬賀若敦，帥眾一萬，奄至武陵；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，引軍還巴陵。

江陵之陷也，巴、湘之地盡入於周，周使梁人守之。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。賀若敦將步騎救之，乘勝深入，軍於湘川。

九月，乙卯，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。辛酉，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瑱於巴丘。會秋水泛溢，盛、敦糧援斷絕，分軍抄掠，以供資費。敦恐瑱知其糧少，乃於營內多為土聚，覆之以米，召旁村人，陽有訪問，隨即遣之。瑱聞之，良以為實。敦又增修營壘，造廬舍為久留之計，湘、羅之間遂廢農業。瑱等無如之何。

先是土人亟乘輕船，載米粟雞鴨以餉瑱軍。敦患之，乃偽為土人裝船，伏甲士於中。瑱軍人望見，謂餉船之至，逆來爭取，敦甲士出而擒之。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，敦乃別取一馬，牽以趣船，令船中逆以鞭鞭之。如是者再三，馬畏船不上。然後伏兵於江岸，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，詐雲投附。瑱遣兵迎接，競來牽馬，馬既畏船不上，伏兵發，盡殺之。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，瑱猶謂之詐，並拒擊之。

冬，十月，癸巳，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，盛收兵登岸，築城自保。丁酉，詔司空侯安

都帥眾會瑱南討。

十一月，辛亥，齊主立妃元氏為皇后，世子百年為太子。百年時才五歲。

齊主征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為中庶子。叔虎，柔之從叔也。帝問時務於叔虎，叔虎請伐周，曰：「我強彼弱，我富彼貧，其勢相懸。然干戈不息，未能併吞者，此失於不用強富也。輕兵野戰，勝負難必，是胡騎之法，非萬全之術也。宜立重鎮於平陽，與彼蒲州相對，深溝高壘，運糧積甲。彼閉關不出，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，日使窮蹙。若彼出兵，非十萬以上，不足為我敵。所損糧食鹹出關中。我軍士年別一代，谷食豐饒。彼來求戰，我則不應；彼若退去，我乘其弊。自長安以西，民疏城遠，敵兵來往，實自艱難，與我相持，農業且廢，不過三年，彼自破矣。」帝深善之。齊主自將擊庫莫奚，至天池，庫莫奚出長城北遁。齊主分兵追擊，獲牛羊七萬而還。

十二月，乙未，詔：「自今孟春訖於夏首，大辟事已款者，宜且申停。」

己亥，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，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。庚子，獨孤盛將餘眾自楊葉洲潛遁。

丙午，齊主還晉陽。

齊主斬人於前，問王晞曰：「是人應死不？」晞曰：「應死，但恨死不得其地耳。臣聞『刑人於市，與眾棄之。』殿廷非行戮之所。」帝改容謝曰：「自今當為王公改之。」

帝欲以晞為侍郎，苦辭不受。或勸晞勿自疏，晞曰：「我少年以來，閱要人多矣。得志少時，鮮不顛覆。且吾性實疏緩，不堪時務，人主恩私，何由可保！萬一披猖，求退無地。非不好作要官，但思之爛熟耳。」

初，齊顯祖之末，谷纘踴貴。濟南王即位，尚書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鱉等屯，自是淮南軍防足食。肅宗即位，平州刺史嵇曄建議，開督亢陂，置屯田，歲收稻粟數十萬石，北境周贍。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，以給河南之費。自是稍止轉輸之勞。

世祖文皇帝上天嘉二年（辛巳，公元五六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申，周改元保定。以大冢宰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；令五府總於天官，事無鉅細，皆先斷後聞。

庚戌，大赦。

周主祀圜丘。

辛亥，齊主祀圜丘；壬子，示帝於太廟。

周主祀方丘；甲寅，祀感生帝於南郊；乙卯，祭太社。

齊主使王琳出合肥，召募傖楚，更圖進取。合州刺史裴景徽，琳兄鉷之婿也，請以私屬為鄉導。齊主使琳與行台左丞盧潛將兵赴之，琳沉吟不決。景徽恐事洩，挺身奔齊。齊主以琳為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揚州刺史，鎮壽陽。

己巳，周主享太廟，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。

辛未，周湘州城主殷亮降，湘州平。

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，瑱不能制，乃借船送敦等渡江。敦慮其詐，不許，報云：「湘州我地，為爾侵逼；必須我歸，可去我百里之外。」瑱留船江岸，引兵去之。敦乃自拔北歸，軍士病死者什五六。武陵、天門、南平、義陽、河東、宜都郡悉平。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，除名為民。二月，甲午，周主朝日於東郊。

周人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，乃置勳州於玉壁，以孝寬為刺史。

孝寬有恩信，善用間諜，或齊人受孝寬金貨，遙通書疏，故齊之動靜，周人皆先知之。有主帥許盆，以所戍城降齊，孝寬遣諜取之，俄斬首而還。

離石以南，生胡數為抄掠，而居於齊境，不可誅討。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，乃發河西役徒十萬，甲士百人，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。岳以兵少，懼不改前。孝寬曰：「計此城十日可畢。城距晉州四百餘里，吾一日創手，二日敵境始知。設使晉州徵兵，三日方集，謀議之間，自稽三日，計其軍行，二日不到。我之隍防，足得辦矣。」乃令

築之。齊人果至境上，疑有大軍，停留不進。其夜，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、稷山諸村縱火。齊人以為軍營，收兵自固。岳卒城而還。

三月，乙卯，太尉零陵壯肅公侯瑱卒。

丙寅，周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，率歲一月役。

夏，四月，丙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周以少傅尉遲綱為大司空。

丙午，周封愍帝子康為紀國公，皇子贇為魯國公。贇，李後之子也。六月，乙酉，周主使御正殷不害來聘。

秋，七月，周更鑄錢，文曰「布泉」，一當五，與五銖並行。

己酉，周追封皇伯父顯為邵國公，以晉公護之子會為嗣；顯弟連為杞國公，以章武公導之子亮為嗣；連弟洛生為莒國公，以護之子至為嗣；追封太祖之子武邑公震為宋公，以世宗之子實為嗣。

齊主之誅楊、燕也。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；既而立太子百年，湛心不平。帝在晉陽，湛居守於鄴。散騎常侍高元海，高祖之從孫也。留典機密。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，以斛律光之弟羨為領軍，以分湛權。湛留伏連，不聽羨視事。

先是，濟南閔悼王常在鄴，望氣者以鄴中有天子氣。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，為己不利，勸帝除之。帝乃使歸彥至鄴，征濟南王如晉陽。

湛內不自安，問計於高元海。元海曰：「皇太后萬福，至尊孝友異常，殿下不須異慮。」湛曰：「此豈我推誠之意邪！」元海乞還省，一夜思之，湛即留元海於後堂。元海達旦不眠，唯繞床徐步。夜漏未盡，湛遽出，曰：「神算如何？」元海曰：「有三策，恐不堪用耳。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，從數騎入晉陽，先見太后求哀，後見主上，請去兵權，以死為限，不干朝政，必保泰山之安。此上策也。不然，當具表雲，威權太盛，恐取謗眾口，請青、齊二州刺史，沉靖自居，必不招物議。此中策也。」更問下策。曰：「發

言即恐族誅。」固逼之，元海曰：「濟南世嫡，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。今集文武，示以征濟南之敕，執斛律豐樂，斬高歸彥，尊立濟南，號令天下，以順討逆，此萬世一時也。」湛大悅。然性怯，狐疑未能用，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，皆曰：「不利舉事，靜則吉。」有林慮令潘子密，曉占候，潛謂湛曰：「宮車當晏駕，殿下為天下主。」湛拘之於內以候之。又令巫覡卜之，多云「不須舉兵，自有大慶」。

湛乃奉詔，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。九月，帝使人鴆之，濟南王不從，乃扼殺之。帝尋亦悔之。

冬，十月，甲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子，齊以彭城王浟為太保，長樂王尉粲為太尉。

齊肅宗出畋，有兔驚馬，墜地絕肋。婁太后視疾，問濟南所在者三，齊主不對。太后怒曰：「殺之邪？不用吾言，死其宜矣！」遂去，不顧。

十一月，甲辰，詔以嗣子沖眇，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睿諭旨，征長廣王湛統茲大寶。又與湛書曰：「百年無罪，汝可以樂處置之，勿效前人也。」是日，殂於晉陽宮。臨終，言恨不見太后山陵。

顏之推論曰：孝昭天性至孝，而不知忌諱，乃至於此，良由不學之所為也。

趙郡王睿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，宣肅宗遺命。湛猶疑其詐，使所親先詣殯所，發而視之。使者覆命，湛喜，馳赴晉陽，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，改易禁衛。癸丑，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宮，大赦，改元太寧。

周人許歸安成王頊，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來聘。上悅，即遣使報之，並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。

齊以彭城王浟為太師、錄尚書事，平秦王歸彥為太傅，尉粲為太保，平陽王淹為太宰，博陵王濟為太尉，段韶為大司馬，豐州刺史婁睿為司空，趙郡王睿為尚書令，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，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。婁睿，韶之兄子也。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。

丁巳，周主畋於岐陽；十二月，壬午，還長安。

太子中庶子餘姚虞荔、御史中丞孔奐，以國用不足，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，詔從之。

初，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，征異為南徐州刺史，異遷延不就。帝即位，復以異為縉州刺史，領東海太守。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，漸每言朝廷虛弱。異信之，雖外示臣節，恆懷兩端，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。琳敗，上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，實以兵襲之。異出軍下淮以拒恪，恪與戰而敗，退還錢塘。異復上表遜謝。時眾軍方事湘、郢，乃降詔書慰諭，且羈縻之。異知朝廷終將討己，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。丙午，詔司空、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。

世祖文皇帝上天嘉三年（壬午，公元五六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亥，齊主至鄴；辛巳，祀南郊；壬午，享太廟；丙戌，立妃胡氏為皇后，子緯為皇太子。後，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子也。戊子，大赦。

己亥，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。

周涼景公賀蘭祥卒。

壬寅，周人鑿河渠於蒲州，龍首渠於同州。

丁未，周以安成王頊為柱國大將軍，遣杜果送之南歸。

辛亥，上祀南郊，以胡公配天；二月，辛酉，祀北郊。

閏月，丁未，齊以太宰、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，太傅、平秦王歸彥為太宰、冀州刺史。

歸彥為肅宗所厚，恃勢驕盈，陵侮貴戚。世祖即位，侍中、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、御史中丞畢義雲、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，且云：「歸彥威權震主，必為禍亂。」帝亦尋其反覆之跡，漸忌之。伺歸彥還家，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，除歸彥冀州，使乾和繕寫。晝日，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。時歸彥縱酒為樂，經宿不知。至明，欲參，至門知之，大驚而退。及通名謝，敕令早發，別賜錢帛等物甚厚，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。拜辭而

退，莫敢與語，唯趙郡王睿與之久語，時無聞者。

帝之為長廣王也，清都和士開發善握槊、彈琵琶有寵，闢為開府行參軍，及即位，累遷給事黃門侍郎。高元海、畢義雲、高乾和皆疾之，將言其事。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，欲擅威福。乾和由是被疏。義雲納賂於士開，得為兗州刺史。

帝征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湓城，又征其子入朝。迪趑且顧望，並不至。其餘南江酋帥，私署令長，多不受召，朝廷未暇致討，但羈縻之。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，進號安西將軍，給鼓吹一部，賜又女妓、金帛，令還豫章。迪以敷素出己下，深不平之，乃陰與留異相結，遣其弟方興將兵襲敷；敷與戰，破之。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，詐為賈人，欲襲湓城。未發，事覺，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，盡獲其船仗。

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，子女皆受封爵，命宗正編入屬籍。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，陰與異合。虞荔弟寄，流寓閩中，荔思之成疾，上為荔征之，寶應留不遣。寄嘗從容諷以逆順，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。寶應嘗使人讀《漢書》，臥而聽之，至蒯通說韓信曰：「相君之背，貴不可言。」蹶然起坐，曰：「可謂智士！」寄曰：「通一說殺三士，何足稱智！豈若班彪《王命》，識所歸乎！」

寄知寶應不可諫，恐禍及己，乃著居士服，居東山寺，陽稱足疾。寶應使人燒其屋，寄安臥不動。親近將扶之出，寄曰：「吾命有所懸，避將安往！」縱火者自救之。

乙卯，齊以任城王湝為司徒。

齊揚州刺史行台王琳數欲南侵，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。上遣移書壽陽，欲與齊和親。潛以其書奏齊朝，仍上啟且請息兵。齊主許之，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，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。琳由是與潛有隙，更相表列。齊主征琳赴鄴，以潛為揚州刺史，領行台尚書。瞻，凌之子也。

梁末喪亂，鐵錢不行，民間私用鵝眼錢。甲子，改鑄五銖錢，一當鵝眼之十。

後梁主安於儉素，不好酒色，雖多猜忌，而撫將士有恩。以封疆褊隘，邑居殘毀，干戈日用，鬱鬱不得志，疽發背而殂；葬平陵，謚曰宣皇帝，廟號中宗。太子巋即皇帝位，改元天保；尊龔太后為太皇太后，王后曰皇太后，母曹貴嬪為皇太妃。

三月，丙子，安成王頊至建康，詔以為中書監、中衛將軍。

上謂杜杲曰：「家弟今蒙禮遣，實周朝之惠；然魯山不返，亦恐未能及此。」杲對曰：「安成，長安—布衣耳，而陳之介弟也，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！本朝敦睦九族，恕己及物，上遵太祖遺旨，下思繼好之義，是以遣之南歸。今乃雲以導常之土易骨肉之親，非使臣之所敢聞也。」上甚慚，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待杲之禮有加焉。

頊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，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，周人皆歸之。

丁丑，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，督高州刺史黃法□、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。

甲申，大赦。

留異始謂台軍必自錢塘上，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，異大驚，奔桃枝嶺，於巖口豎柵以拒之。安都為流矢所中，血流至踝，乘輦指麾，容止不變。因其山勢，迮而為堰。會潦水漲滿，安都引船入堰，起樓艦與異城等，發拍碎其樓堞。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，依陳寶應。安都虜其妻及餘子，盡收鎧仗而還。

異黨向文政據新安，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，帥精甲三百徑往攻之。文政戰敗，遂降。文季，靈洗之子也。夏，四月，辛丑，齊武明婁太后殂。齊主不改服，緋袍如故。未幾，登三台，置酒作樂，宮女進白袍，帝投諸台下。散騎常侍和士開請止樂，帝怒，撾之。

乙巳，帝遣使來聘。

齊青州上言河水清，齊主遣使祭之，改元河清。

先是，周之群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。癸亥，始詔柱國等貴臣邑戶，聽寄食它縣。

五月，庚午，周大赦。

己丑，齊以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。

壬辰，周以柱國楊忠為大司空。六月，巳亥，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司馬。

秋，七月，己丑，納太子妃王氏，金紫光祿大夫周之女也。

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，內不自安，欲待齊主如晉陽，乘虛入鄴。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。詔大司馬段韶、司空婁睿討之。歸彥於南境置私驛，聞大軍將至，即閉城拒守。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，皆殺之。歸彥自稱大丞相，有眾四萬。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，冀州人，祖父世為本州刺史，得人心，使乘傳至信都，巡城，諭以禍福，吏民降者相繼，城中動靜，小大皆知之。

歸彥登城大呼云：「孝昭皇帝初崩，六軍百萬，悉在臣手，投身向鄴，奉迎陛下。當時不反，今日豈反邪！正恨高元海、畢義雲、高乾和誑惑聖上，疾忌忠良，但為殺此三人，即臨城自刎。」既而城破，單騎北走，至交津，獲之，鎖送鄴。乙巳，載以露車，銜木面縛。劉桃枝臨之以刃，擊鼓隨之，並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。

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，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，贈岳太師。

丁酉，以段韶為太傅，婁睿為司徒，平陽王淹為太宰，斛律光為司空，趙郡王睿為尚書令，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。

癸亥，齊主如晉陽。

上遣使聘齊。

九月，戊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以侍中、都官尚書到仲舉為尚書右僕射、丹楊尹。仲舉，溉之弟子也。

吳明徹至臨川，攻周迪，不能克。丁亥，詔安成王頊代之。

冬，十月，戊戌，詔以軍旅費廣，百姓空虛，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，悉從減削；至於百司，宜亦思省約。

十一月，丁卯，周以趙國公招為益州總管。

丁丑，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來聘。十二月，丙辰，齊主還鄴。

齊主逼通昭信李後，曰：「若不從我，我殺爾兒！」後懼，從之。既而有娠。太原王紹德至閣，不得見，慍曰：「兒豈不知邪！姊腹大，故不見兒。」後大慚，由是生女不舉。帝橫刀詬曰：「殺我女，我何得不殺爾兒！」對後以刀環築殺紹德。後大哭，帝愈怒，裸後，亂撾之。後號天不已，帝命盛以絹囊，流血淋漉，投諸渠水。良久乃蘇，犢車載送妙勝寺為尼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